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十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三十九　經部

詩補傳卷十六

逸齋

正小雅

風雅頌本詩六義國史取是三者以名其詩風以化為義言人君之風化也雅以正為義言王政之得失也頌以美為義言人君之功德也風既主於風化豈天子無風化哉故有王者之風有諸侯之風頌既主於功德豈諸侯無功德哉故有天下之頌有一國之

頌惟雅主於王政則諸侯不得而有矣政有大小故雅分為二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與所以聖之事固為大矣小雅所言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意大序之言以所用為小大詩樂章也國家燕樂亦政也鹿鳴等篇皆用以燕勞臣下故以為小耳大雅之序雖不言所用然其所陳受命配天等事決不可用於臣下此其所以為大歟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文王之三不拜以為兩

君相見之樂歌鹿鳴之三三拜以爲君所以勞使臣此可以見古人用詩之小大矣春秋之時禮樂廢壞未經聖人之手雅頌未得其所故工之所歌失其小大之用而穆叔獨能知之自餘賦詩不知其說者固亦多矣師乙語子貢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此專論其聲也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於大小雅間取一

二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者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其言頗與季札相應遷之言為司馬相如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論小雅獨取諷刺與相如詞賦相似者如賔之初筵言天下之淫泆以諷幽王之荒廢白華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黜后所謂譏小已之得失流及於上者如此然特變雅

之事耳槩而言之亦非通論也

鹿鳴之什

國風雖多寡不齊每國自為一卷第雅頌數多每十篇為一卷故謂之什葢取五人為伍十人為什之義魯頌止存四篇亦言之什傳寫之誤也商頌本十二篇止存五篇故不復言之什也竊意詁訓傳及之什為題皆非孔子之舊毛公之前未有詁訓則傳之名固無所施至亡詩六篇之次乃與六月之序不合以

此知傳與之什皆毛公之徒為之故合亡詩為二分置二卷皆不在十篇之數又取變小雅四篇足南山有臺之什也鄭氏謂亡詩序義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毛公分衆篇之義各置篇端然則亡詩次第當從六月之序可也六月之序與燕禮鄉飲酒禮笙詩次序同尤為可據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於鴆 嗣

文武燕飲其臣又將之以幣帛禮意厚矣人臣事君
義當自盡豈必待此而後盡其心哉葢於朝曰君臣
以名分言之也於燕曰賔主以禮意言之也名分既
嚴禮意未孚則君心不通乎下有懷不盡勢使之然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序詩者始曰羣臣終曰
忠臣也上下情通則和樂可知故曰鹿鳴廢則和樂
缺矣

呦呦幽同下鹿鳴食野之苹平我有嘉賔鼓瑟吹笙吹笙

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我示我周行(戶剛)

鹿欲食則鳴相名呦呦相名之聲也苹藾蕭以鹿食苹興燕飲之臣也文武與羣臣為賓主故曰嘉賓絲竹咸奏箱篚繼陳又從而喜之曰非臣之好我安肯顯然布在我周家之列位如此其盛乎周行列位也禮記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繼之以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由孔子之言求之則知文武燕羣臣非私惠也此賢者所以肯留於列位也示

顯也仕者顯然布在周之列位所謂皆顧立於其朝者如此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遨他彫

蒿菣也興與首章同文武喜羣臣之有德令名昭著謂視令民俗之不恌薄皆惟君子之是則是傚耳君子在位之羣臣也民之歸厚由君子之表率我所以用旨酒燕之使遨遊同其逸樂也伐木燕朋友故舊

則民德歸厚由此觀之則民之不恌果由朝廷之化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我有嘉賔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洛且湛南都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賔之心

芩亦草也興與首章同文武與羣臣相樂有加無巳瑟琴並御至於再三湛久也欲其樂而且久所以用旨酒燕之冀得其歡心也湛露燕諸侯有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之語由此觀之則燕以示慈惠不嫌於久

也是詩三章皆興而賦之也

四牡勞力報使所吏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悦矣

皇華遣使臣之詩也四牡勞使臣之詩也勞宜在後編詩者先焉意其鹿鳴方美人臣之盡心四牡則美人臣之見知蓋下有功上不見知此患之大者故曰四牡廢則君臣缺矣

四牡騑騑芳非周道倭於危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古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他丹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

啓處

四牡使臣所駕者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謂自岐周而發歷倭遲回遠之路也盬之義訓詳見鴇羽嘽嘽喘息貌謂駱馬最耐勞苦亦喘息而勞矣人臣有父母豈無懷歸之念以王事不可𣫍敗未敢言歸徒自傷悲而不遑啓跪居處耳思歸自傷悲者私情子之孝也靡盬不遑安者公義臣之忠也四牡之臣子忠孝於是兩盡矣

翩翩者鵻佳同下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況甫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鵻夫不也一名祝鳩傳曰尸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方言曰梁宋之間謂之鵻性慈孝愨謹飛止不離於栩杞言其壹也人臣雖一於王事亦以不得養父母為念故取鵻之壹而孝以喻之

駕彼四駱載驟助救駸駸楚金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

諗審

四駱謂四馬皆駱也此言使臣之歸馬亦以得歸而喜故騤騤而行疾忘其勞矣於是又序其情而謂之曰汝固盡心於王事豈能不懷歸以養其父母乎母之念子常過於父今日作此勞来之歌可以告而母矣文武知臣下家人之情纖悉如此為臣者安得不以見知為說乎是詩五章前二章與卒章賦也第三章四章比而賦之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
所吏

也

燕而歌此詩所謂禮樂也先儒或以不辱命於彼為
光顯其君此指後世聘好交鄰之使為言也或以下
國蒙被聲教為光華此指後世觀風問俗之使為言
也古者天下一家是詩終始言原隰驅馳之事則王
圻諸國咸在焉所謂遠而有光華疑指使節之光華
耳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者華謂使臣被臨遣之榮節旄煌煌如草木之華光耀原隰之間而從役之夫駪駪衆多亦喜而疾馳惟恐不及於事所謂遠而有光華者如此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如朱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須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我馬維駰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駒馬之齒壯者青驪文如碁曰騏白馬黑鬣曰駱陰白雜色曰駰如濡調柔也如絲網直也沃潤澤也均齊一也此言馬之良轡之美所以寵其行也於是載馳載驅而往不敢憚其勞苦周徧咨訪其事悉以告上諏也謀也度也詢也說者謂變文以叶韻然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體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既欲以告上故貴詳審兾得其實也序六月者以人臣之驅馳不憚勞為忠以人臣之告上得其實

為信故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說者以忠信缺為有合於忠信為周之言遂以周爰咨諏等句並取左氏穆叔之說以釋之殊不知古人取詩斷章未必合詩人本意而左氏於内外傳亦自相背戾春秋傳則曰訪問於善為咨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謂之五善至國語則曰懐和為每懐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諏度之義既已不同且易訪問以每懐而加之以忠信謂之

六德乖異如此豈可據以釋經耶是詩五章皆賦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大計

序詩者言閔管蔡之失道國語亦以為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然則此詩為周公之作無可疑者學者以魚麗序有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之說遂疑此序管蔡失道之說又左氏載富辰之言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作是詩疑此詩作於周衰竊謂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燕樂兄弟如此

而今乃爾故作是詩葢閔之也天保以上之事皆文武治内之道或雖嘗燕兄弟未必有詩或自有詩周公取其意更潤色之然則謂文武燕兄弟於當時周公追詠其事於後猶今人詠古之類於理亦可信至如富辰之言杜預謂周公作之召公歌之孔氏正義辨之最詳其説以謂召穆公虎見厲公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荅趙商云凡賦詩或造篇或誦古此之謂也周公作七月葢

於成王之時誦公劉居豳之事亦此詩之類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不韡韡韋罤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薄侯矣兄弟求矣

此周公遭變之後故其言多喪亂急難之事常棣棣也鄂萼古字多通常棣華則覆萼萼則承華喻兄弟也覩常棣之華鄂豈不韡韡相輝映可以人之兄弟乃不如常棣乎於是告以天倫之自然謂今人之立於世莫如兄弟之相親雖有死喪可畏之事惟兄弟

甚相念而不去雖流亡羣聚於原野兄弟必相求而不舍此言兄弟之相親出於自然也

脊井益令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吐丹兄弟鬩許歷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亦喻兄弟也脊令水鳥也今在原則失其所矣兄弟急難之喻也每猶言常也況猶言茲也常時良朋茲但能永歎而已不若兄弟縱或平日未免有小鬩恨於牆屋之内

而外有當禦敵之務不敢辭也左氏改務為侮蓋禦敵之事即外侮也字雖不同其義則一烝衆也戎兵也兄弟之鬩不反兵常時朋友雖衆無執兵之義此言患難之極惟兄弟當相死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賓脣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兄弟既具和樂洛且孺

兄弟於急難之時相助如此人之常情於亂定既安之後往往視兄弟不如朋友之相善遂戒以儐陳其

籩豆饜飫其酒食當兄弟無故既具之時宜以此相和樂相親慕此言親睦兄弟當過於朋友也

妻子好呼報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和樂且湛答南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都但其然乎

父子夫婦兄弟皆人之大倫也人情之好合孰若妻子雖琴瑟之和不是過也然兄弟本同氣果能志意翕合其和樂亦且久而不厭今爾既室家相宜矣妻帑相樂矣豈可獨忘兄弟哉誠能推究樂妻子之心

以圖謀樂兄弟之事必以我言為信然矣此言和樂兄弟當與妻子同也故曰常棣廢則兄弟缺矣是詩本八章文義不相屬今作四章章八句前二章比而賦之後二章賦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弃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朋友與故舊一也自人君言之則有二焉尊德樂道賓之弗臣朋友也若太史友內史友文王四友是也

徽時相從賴其羽翼故舊也若人惟求舊髙宗舊學于甘盤是也周公作是詩疑與常棣同時葢其言初有遭變之意卒多戒勸之辭若文武舊時不應有此然所謂朋友故舊乃序詩者見其詩始終旣陳取友之道中間乃及待諸父諸舅兄弟之禮故旣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發之又繼之曰親親以睦似指兄弟而言曰友賢不棄似指取友而言曰不遺故舊似指諸父諸舅而言然文武之親睦則已

有常棣文武之友賢則已有鹿鳴是詩論諸父諸舅尤爲丁寧葢詩雖因取友而槩論意則主故舊之不遺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此民德歸厚矣與論語合信乎詩序經孔子之手也周公嘗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與是詩所陳若相似然周公孔子論故舊皆不及朋友信乎朋友與故舊爲一取友之道即待故舊之道也故

六月之序止言伐木廢則朋友缺不及故舊也

伐木丁丁陟耕鳥鳴嚶嚶於耕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是詩因伐木者所見鳥鳴以起興故三言伐木幽谷之木鳥之所棲伐木之人偶伐其所棲之木此遭變之喻也鳥聞伐木丁丁之聲則嚶嚶然相呼出幽谷而遷喬木喻人遭變則求朋友之助以避難也伐木

者雖庶人亦能因是知取友之道謂彼嚶然相呼者乃求友之聲也相彼鳥猶爾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然人情多偷薄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蓋有之矣故質之神明終當與朋友和好而不變也春秋書鄭人來渝平說者曰和而不盟曰平渝變也

伐木許許呼古所宜釃酒有藇叙既有肥羜直呂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烏粲洒所懈埽素報陳饋八簋既有肥

牡以速諸舅寧適不来微我有咎

許許衆相許與共力伐木之貌上章專記伐木之庶人取友之事下二章則略舉伐木之庶人之所為以勸戒其君釃茜酒也以筐曰釃藇美也謂彼衆伐木者尚能釃酒有藇以相友樂况貴為天子既有肥牡未成之羜又有肥牖已壯之牡可以洒埽庭内陳八簋之盛禮以速同姓故舊之諸父異姓故舊之諸舅何憚而弗為寧彼召之不来無使我不能念故舊實

有愆咎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徳乾餱_侯以愆有酒湑_{思敘}我無酒酤_户我坎坎鼓我蹲蹲_{七旬}舞我迨_待我暇矣飲此湑矣

阪者陂陁不平之地也衍多也湑亦茜酒也以草曰湑酤一宿酒也彼衆伐木者尚能釃酒有衍況貴為天子何不陳其籩豆使兄弟相親而無遠兄弟亦謂同姓之故舊諸父則尊者兄弟則等夷視凡人之失

德多由乾餱不及之細故以致其愆矧為人上者當有酒則湑以飲我無酒則當宿釀以飲我坎坎言鼓之聲蹲蹲言舞之貌及此閒暇飲此所湑之酒有不醉無歸之意周公成王之叔父也意在故舊不欲專為諸父故兼諸舅兄弟言之説者以酤我為酤買以天子之貴固無買酒之理且周之盛時羣飲者有禁周官萍氏幾酒謹酒亦察其犯禁無節者耳至孔子時乃有沽酒市脯不食之説意周衰始有此事不然

自春秋以来國君罔市利者多矣未聞榷酒至漢始榷之疑漢以前未如漢之盛鄭氏漢人遽以酤買釋經其釋莤氏幾酒亦謂察沽買過多者葢未嘗考其時之先後也是詩元六章考文義當作三章章十二句一章興也下二章興而賦也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戶嫁）下（字如）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文武小雅本十三篇既亡其三所存者十篇皆燕飲

之樂也天保乃人臣下報上之詩篇次偶居其中曰報上云者如後世上壽之禮意其君每燕飲其臣則臣下必歌此以壽其君所謂下下以成其政則餘篇所歌之事是也所謂歸美報上惟此篇爲然王政既成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况施厚者報必隆故序詩者推本而言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保安也單盡也除除舊更新也庶無所不有也謂天之安定我君其命甚固既付以福之單厚日新無窮又付以禄之多益無乎不備曰厚則非特厚於君亦取厚下之意曰益非特益於君亦取益下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子淺 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穀善也罄盡也說文以實始翦商之翦為戩亦取除舊為義謂天之安定我君付以日新之善既以無所

不宜而受百禄而降福之遐遠亦無時而足也曰宜亦有宜人宜民之意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以莫不興謂日隆不替也以莫不增謂日進不已也天之安定我君既日隆而不替則國家寖以昌大如山阜岡陵之髙固如川流之不息亦日進而不已也

吉蠲古玄為饎尺志是用孝享禴餘若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

卜爾萬壽無疆

吉言諏日之吉蠲言滌濯之潔爲饎言備酒食也謂我君能致孝於鬼神也春曰祀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于公先王謂先公先王也君曰卜爾謂尸嘏主人代致神言錫以萬壽也

神之弔矣詒以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弔至也言其降格也質朴也言其無僞也羣黎黎民

也百姓百官也神則降格而錫以多福德之所感也民則無偽而日用飲食德之所化也故申言黎民百官日所為者無非君之德矣

如月之恒胡登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恒常也月體本盈以近日而虧耳詩人欲君之福禄如月之常盈不必訓弦升出也謂如日之初出其光益熾如南山之高大無時而或虧如松栢之茂盛無

不承其庇人臣區區之願如此雖終始以福禄為言似無所規盍然卒章數語有稱有戒不如是亦不能保其福禄也故曰天保廢則福禄缺矣是詩六章其五章賦也卒章比也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險)狁(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子亮)率(所類)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還(旋)杕(大計)杜以勤歸也

此文王為西伯之時奉商王之命命將遣戍以守衛

中國紂雖無道不困於夷狄以有文王故也序併言昆夷亦一時之事觀出車之詠玁狁于襄而後薄伐西戎故采薇專言玁狁之故小序止言遣戍役不及將率鄭氏謂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日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薇萊也薇薇亦作止者記出師之時也卒章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此正薇初出土之時故曰作止歲亦莫止者豫言其歸期之遠也男靡得以安其室女靡得以有其家言其離思之情也啓跪居處皆不遑暇言其征役之勞也由玁狁之故不得已而興師言其非私欲也班固漢志謂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謂懿王時重歌此詩以勞士卒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薇亦柔止者豫言其既行之後見薇之始長而柔思歸之心必烈烈如焚如飢渴者之思飲食以戍役未定將誰使歸問室家之安否此敘其情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来

疚久又

薇亦剛止者亦豫言其見薇之已壯而剛歲亦陽止

者謂十月為陽以王事不可廢敗不暇啓處但憂心甚病耳我之行役不可来歸也王事不特王命謂公家之事也後世語同僚曰聯王事是也此亦敘其情也

彼爾乃禮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魚及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華盛貌常棠棣也路戎路也君子將率也以常華喻將率之戎車四牡業業而壯言車馬之盛以見將

率之得人如此戍役豈敢安處冝乎一月之間三戰三捷也此言其將士之勇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四牡翼翼象弭彌氏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騤騤彊也小人戍役也腓足之肉行則隨而動弭弓弰也以象齒飾之魚服矢服也以魚皮為之申言車馬之盛將帥之所依戍役之所隨車馬既翼翼而嚴整罷械又皆飭備豈敢不日相警戒以玁狁之難甚

急也此言兵備之嚴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楊栁蒲栁也豫言歸時之情狀謂當其歸時必追念昔我之往楊栁始依依而茂今我之歸雨雪已霏霏而甚尚行遲遲之逺道不啻如飢渴心徒自傷悲爾誰能知我之哀也此言念歸之切也所謂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其采薇之謂乎故曰采薇廢則

征伐缺矣是詩六章皆賦也

出車勞(力報)還(旋)率(所類)也

此詩專勞將率故歸功於南仲或疑宣王大雅有南仲大祖之說遂為南仲不知何時人而辨之者謂周家仕者世禄如雲漢仍叔美宣王春秋有仍叔之子来聘召旻凡伯刺幽王春秋有天王使凡伯来聘節南山家父刺幽王春秋有天王使家父来求車此皆周之世大夫也魯有三家晉有六卿皆子孫號氏同

稱然則南仲殆周之世大夫世卿歟又古人姓名多同堯時有伯夷周亦有伯夷文王時有南宫适孔子時亦有南宫适春秋時晉有趙括六國時趙有趙括春秋時晉有士燮三國時吳有士燮皆南仲之類也可謂辭費矣殊不知宣王大雅乃命皇父耳謂南仲為皇父之太祖非謂復有南仲也班固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豈未嘗見毛詩邪宣王之臣有南中乃南宫中考之博古圖有王命南宫中者再考中之為

仲古字通用故班固以為南中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来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維其棘矣

郊外曰牧馬既牧于野則兵車之出必就牧地取馬以駕車天子商王也僕夫御夫也南仲為將駕我車出于郊稱天子之命使我来將文王既以商王之命命將率故南仲亦稱自天子所也南仲於是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兆）矣建彼旄矣彼旟（餘）旐斯胡不旆旆（蒲貝）憂心悄悄（七小）僕夫況瘁（似醉）

郊與牧同義旐謂注毛於干首也旆旆垂貌曲禮武車綏旌說者謂綏舒垂之也又曰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說者謂以四獸為軍陳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也此古師行之法所謂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位離次矣是詩所謂旐者元武也所

謂旟者朱雀也所謂旂者青龍也至周官則建此各有等今並建之意商以前用此法耳胡不旆旆者謂建而不旆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為戰始設此旟旐將士已有欲戰之氣謂何不垂旌速戰使我心悄悄而憂恐僕夫亦以未戰之故因兹疲瘁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英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王商王也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也于方朔方也城朔方所以為守備也車則彭彭而張盛旂則央央而鮮明所謂旌旗動色武夫生氣也申言天子命此赫赫有威名光顯之南仲期於襄除玁狁而後已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来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懐歸畏此簡書

方華方生華也思語辭此詩所謂昔我往矣非必遣戍之時凡已行在道皆可謂之往故曰黍稷方華謂

在道所見也今我来歸雨雪已消釋為泥塗所以久於戍役以王事多難不暇啓居故也方未歸時豈不有懐畏此戒命載於簡書者故不敢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於遥 吐歷 勑中

此章道裨將之室家望其来歸之情君子指其夫也名南草蟲阜螽亦大夫妻之言則此為裨將之室家無可疑者謂當其未歸見草蟲阜螽異類相從心忡

忡而憂必俟其既歸憂心始降也然所以久戍未歸者以從大將南仲不特伐玁狁且欲薄伐昆夷也西戎曰薄伐謂薄言伐之非深治之也

春日遲遲卉許貴木萋萋七西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此章亦道裨將之室家喜其既歸之情謂適當春日舒遲草木榮茂禽鳥和鳴采蘩衆多之時執訊獲醜而歸其樂可勝言哉執訊猶言奏捷獲醜猶言獻囚

所以得此凱還者以從大將南仲已平玁狁故也於還歸亦曰薄言謂玁狁雖平昆夷猶在暫歸云爾又圖後舉也道室家之情初不及於大將尊之也卒歸功於大將寵之也故曰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是詩六章草蟲一章興也餘皆賦也

杕杜勞力報還旋役也

此詩專勞戍役終始言室家思望待小人之道尤貴於切近其情也

有杕之杜有睆華板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睆實貌嗣續也陽止謂十月也遑暇也言士卒出戍室家感其時物而思謂以王事之故日續一日且至於陽月矣婦人之心傷其夫之勞未得暇逸也有睆其實則近十月矣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萋萋葉盛貌杜十月以後實已落惟有葉耳以王事之故又傷凡草木皆止有葉在宜我婦人心悲其夫未得歸休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杞枸杞也春采其葉秋采其子冬采其根勞將率之詩既言春往冬歸當與戍役同時此章亦説征夫不遠則將歸之際所謂采其杞必秋冬采其子及根之

時也征夫以王事之故久而未歸既已貽其父母之憂於是室家反以言寛其父母謂今檀車已幝幝而痯四牡已痯痯而病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匪載匪来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疚病也恤憂也偕俱也會合也言征夫不載而歸室家之憂已甚病矣況期程已過而不至則我之憂甚衆不止於憂一事也於是俱問於卜筮其言會合皆

曰已近矣然則征夫歸期必不逺也前後雖不出望思之意皆每以王事自解又中間亦有相寛之語可見其勞而無怨雖婦人女子亦然非文王之盛徳何以得此故曰杕杜廢則師衆缺矣是詩四章皆賦也

魚麗（力馳下同）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文武小雅終於魚麗葢謂萬物盛多能備禮此太平

之事也夫禮者法之寓也禮之所行制度莫詳焉故曰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序詩者推本文武內外之治既舉憂勤去而逸樂生曰可以告神明猶言頌聲可作耳此非告神明之詩也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采薇之序言文王之時此言文武何也意武王征伐不暇作詩取文王舊詩用之且采薇尚歌於懿王之時則文武何疑之有

魚麗于罶 鱨鯊 柳 沙 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 禮 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 偃 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萬物盛多詩人特取於魚何也葢魚之為物非人力所能及必陰陽和而後衆多故夢魚者為豐年之兆而言萬物失其性亦及於魚藻焉罶寡婦之笱也寡婦之力不能如他漁人之彊罶之為器不能及他罔罟之大今魚之麗于罶者有鱨鯊焉有魴鱧焉有鰋

鯉焉則他物之盛當稱是矣君子之行禮特言有酒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羞酒以成禮故為酒為醴所以洽百禮而棄禮不能行者亦以君子有酒為刺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物之多物之旨物之有固美矣多而且嘉旨而且偕有而且時美之至也味詩人之言可謂極備進於太平之世矣魚麗大率與潛有多魚相類故曰可以告

神明也是詩六章皆賦也產既多而俱善味甚旨而並進品咸有而及時誠可美歟

南陔（古哀）孝子相戒以養（餘尚）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十篇為什既非孔子之舊則先儒欲復為南陔之什亦未可信毛公出於前漢既以南陔三篇附之文武之小雅必有師承為文武之詩不若姑仍其舊考之鄉飲酒禮燕禮六篇皆笙詩意其非人所歌故無有

習其辭者是以亡之然孔子所存之詩幸有其義又有六月之序可據豈當置而不論晉人束晳補著其文雖未必盡得古人之㫖因其義而考之取其合者或可以見聖人刪詩之意亦學者所當知也晳補南陔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南陔者養萬物之方蘭以喻君子孝子以君子自處而心眷戀於庭闈有合於孔子立身揚名之說此相戒以立身為養親也又曰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

薄惟禽之似烏能哺其母而不能敬孝子自謂徒知以養為事不知以敬為本是與烏相似也有合於孟子愛而不敬之說此相戒養親以敬也夫平居能相告戒如此則孝友不缺矣晳補白華詩曰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白華潔白之物幽薄喻處於衆庶孝子以白華自比而代父當門如磨錯之自勵有合於曾子大孝尊親其次不辱之訓又曰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言孝子淡

然無私欲物莫得而黖汙如晨葩然有合於孟子好貨財私妻子之戒事親者能如此則廉恥不缺矣晳補華黍詩有曰黮黮重雲濛濛甘霤黍發稠華亦挺其秀此言時和歲豐有合於既霑既足生我百穀又曰無髙不播無下不殖芒芒其稼參參其穡此言宜於黍稷有合於曾孫之稼如茨如梁如此則蓄積不缺矣

南有嘉魚樂同洛下與賢也大泰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

者共之也

成王小雅之首特取樂與賢之詩以明處大平之世尤不可不盡誠以與賢與賢以誠則賢者留而治可保苟貌與之而誠不加焉則賢者去之矣夫賢者之去留天下之休戚繫焉故與賢之禮廢則賢者不安其位而天下之民將不得其所是以人主以與賢為急所以樂與者至誠之謂也序詩者未嘗輕以至誠許人君特於此序舉以美成王然則成王於學之為

王者事已有緝熈光明之漸信乎頌者雅之積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張教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五教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南有樛居虬木甘瓠纍力追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烝然来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南指周南也烝衆也罩篧也汕罺也君子成王也嘉賓賢者也嘉魚魚之美者甘瓠瓠之甘者鵻鳥之一者三物雖皆以喻賢者然一章曰罩罩恐其逸故罩

之使入也二章曰汕汕恐其伏故汕之使出也此言人君之善與賢者處也三章曰纍之乃瓠之自纍四章曰来思乃雖之自至此言賢者之喜仕於王之朝也四章皆言待賢者以燕禮始言其樂好次言其衎樂次言其綏而安之次言其又欲燕之非至誠安能有加無已如此思語助也既燕而又欲燕亦有思意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成王既與賢矣又曰樂得賢成王既太平矣又曰立太平之基何也竊謂小序言得賢謂成王以得賢者在朝所以樂也大序言太平之基推原成王所以能立太平之基者以得賢故也樂與者樂與賢者相處也樂得者樂得賢者為用也能處之乃能用之然後太平之基可立故不能用賢則為國之基墜可不信哉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洛下同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

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居良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考北山有杻女久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俱甫北山有楰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南北指周地之南北也臺夫須也可以為蓑笠萊草也可以為萊茹桑可以蠶楊可以舟杞也李也枳枸

也皆可以食啖栲山樗也杻檍也栜山楸也皆可為器用賢者有益於人之國猶草木之在山不特為之蔭芘而且有用如此君子得賢之助可謂樂矣以國家言之則本固而歷數無期名顯而歷數無疆以君身言之則為民父母而令聞無窮遐不眉壽而令聞益著身其康彊而子孫逢吉用賢之效有如此者黄髮白復黄也耇面凍梨色也保安也艾老也言不獨身享眉壽黄耇之福子孫亦獲耆艾之壽也是詩五

章皆比而賦之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晳補由庚詩曰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言王道平夷則物自保其性命人君將以遂物之性亦本於王化之柔和有合於致中和萬物育之說又曰四時遞謝八風代扇五緯不愆六氣無易此言王化旣柔則時序風氣無不得其和有合於贊化

育與天地參之說如此則陰陽不失其道理矣晳補
崇丘詩曰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髙動物斯大
又曰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此言
古者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登六畜蕃山不童澤不涸
時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如此則天地之間無物不
遂矣晳補由儀詩曰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
仁以為政又曰魚游清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
其音此言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田草木不折不芟

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故鳥獸魚鼈皆得其所如此則天下之物皆不失其道理矣

蓼六下同　蕭澤及四海也

說者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𥨸謂思澤下流無内外之間非專爲四夷也書曰州十有二師謂諸夏也外薄四海謂四夷也繼之以咸建五長則内

外並舉是詩澤及四海者正謂由諸夏以及四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息敘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既見君子孔燕豈開在弟悌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徒彫革忡忡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蓼長大貌蕭香草也湑露聚貌瀼瀼重貌泥泥濕貌濃濃厚貌既見君子來朝而見天子也諸侯朝王必

有恩數以及之故以露之霑濡蓼蕭爲喻一章謂諸侯見天子其心既莫不傾盡故天子與之燕飲笑語情既無間則讒毀難入所以有美譽而可安處也二章謂諸侯見天子被天子之寵光於是稱頌天子之德施於我者既無差爽願其壽考無忘此也三章謂諸侯見天子燕樂之際天子甚樂易宜兄宜弟謂同姓諸侯於是咸祝頌天子欲其有令善之德壽考而豈樂也四章謂諸侯見天子被乘馬路車之賜鞗革

沖沖而垂和鸞雝雝而鳴於是又祝頌天子萬福皆備以此報上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燕以示慈惠禮不嫌於厚故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甸人執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然所謂宵亦以禮意未盡雖逮宵可也亦不可以為燕禮之常詩之所詠亦記成王一時待諸侯之厚如此學者不可不知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希厭厭於鹽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於宜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蓼蕭以恩數寵諸侯故廢則恩澤乖湛露以燕飲親諸侯故廢則萬國離二詩正一時之詩故皆以露起興湛湛多貌厭厭安貌一章以露之潤物非見日則不乾喻君之安然燕飲非醉則不止以醉為期故末

醉雖至宵可也二章以露之在茂草喻天子燕同姓之諸侯考成也在宗子尤貴於成禮也蓼蕭以宜兄宜弟為同姓則此詩以在宗為同姓何疑之有説者乃為夜飲必於宗室謂路寢之屬果爾則是飲必以夜豈天子待諸侯之禮況與燕禮宵則執燭之意異邪三章以露之在杞棘喻天子之燕諸侯而明信之見於德者無有不善四章謂椅桐之實得露之膏潤而離離喻諸侯被天子之恩澤充足飽滿而天子之

樂易見於儀者無有不善此詩人形容天子之有德有儀如後世樂章必頌君德是也說者以顯允君子豈弟君子為諸侯夫君子之名天子諸侯固可通稱而蓼蕭湛露既為同時所用之樂章豈得前篇以君子稱天子後篇以君子稱諸侯况前篇既以令德壽豈稱天子矣而後篇又以豈弟稱諸侯可乎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彤（徒冬下同）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燕杜預釋之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燕樂此言周之舊也至東遷以後平王以賜晉文侯書文侯之命是也說者謂平王立文侯有迎送安定之勞此謂有功於王室也襄王以賜晉文公見之左氏傳為文公獻楚俘于王之故此謂有功於攘夷狄也然文公之敗楚師功大於文侯故

襄王遂策命晉為侯伯使專征伐以正諸夏凡疆陵弱大并小皆得以制之此先王維持諸夏之意也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彤弓弨尺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之鍾鼓既設一朝醻市由之

彤赤也弨弛也凡弓皆漆賜則赤一而黑十以赤為

重也造弓工成則獻於王王受而藏之以待好賜其藏之也載以抗之櫜以韜之嘉賔謂諸侯之有功者於是王者貺以彤弓表中心之至意非王中心之所喜非王中心之所好不足以得此貺蓋貴此賜不輕予也既賜之遂燕之所謂覺報燕也鍾鼓盛樂也舉鍾鼓而言則儀物之盛可知矣一朝亦取終朝之意謂禮意之厚終朝而不倦也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又曰公當饗卿當燕則饗禮重於燕明矣然

饗以訓恭儉故不過於終朝燕以示慈惠故不嫌於夜飲左氏傳曰鄭饗趙孟禮終則燕此饗不過終朝之說也饗雖不過終朝葢尊之而不媟也故曰右之有獻醻焉尊之而不疎也故曰醻之是詩三章皆賦也

菁菁子丁下同者莪五何下同樂洛下同育材也君子能長張丈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天下固未嘗一日無才人才亦不可一日不養學校

者養才之地也自非人君之仁中心好之往往以無近效而不加意者多矣是詩之序上言樂育材下言天下喜樂葢人君以能養材為樂則人材亦以得其養為樂說者謂正小雅二十二篇皆因事而歌菁菁者莪其天子行禮於學校之歌歟傳曰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表記以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為周家數世之仁葢自文王有豐水之辟廱而詩有於樂辟廱之歎武王有鎬京

辟廱而詩有無思不服之詠令成王太平不忘學校詩人謂之樂育材豈非文武貽謀有自耶所謂數世之仁者如此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洛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芳劒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莪蒿屬物之至微者而能菁菁然茂盛以中阿中沚

中陵皆地之美有潤澤以養草木故得遂其性也古者五貝為朋漢置貨貝五品每品以二為朋百朋言錫予之多也學校者人君養材之地有師友之訓有絃誦之習校試有法庖廩有繼所以待士者厚矣視莪之菁菁何足道哉然而人君之未視學也則不能不以為憂憂之如何憂其不好士外雖厚其養而非中心之所欲也及人君之既視學則多士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視君子接我之威儀則知其不嫚士

矣視君子賜我之百朋則知其不輕士矣安得不樂安得不喜乎卒章自謂多士之材如以楊為舟可用以濟始者未見君子懼其不見用故如舟之汎然於中流則沉則浮心靡有定今既見君子故我心休休然不復有私憂過計也百朋者厚下之禮也威儀者接下之儀也故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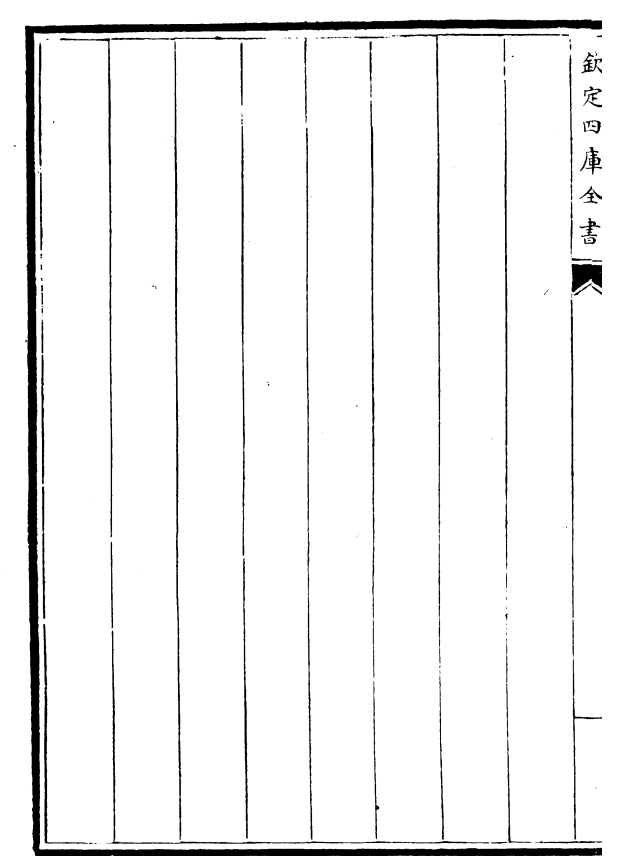
詩補傳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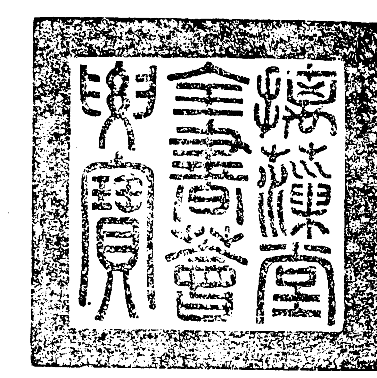
謹按第十七頁前一行傳未聞榷酒刊本榷訛搉下同據漢書改

第三十三頁前三行傳亦挻其秀刊本亦訛禾據文選改

前五行傳無下不殖刊本殖訛植據文選改

第三十四頁前六行傳罩篧也汕罺也刊本篧訛籗罺訛樔並據爾雅及說文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程　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十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四十 經部

詩補傳卷十七

逸齋

變小雅

文武小雅一詩廢則一事缺已於諸篇言之厲王盡廢小雅故變小雅無其詩倂著其失於六月之序以明宣王中興自六月始其不得為正雅則非特厲王之過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

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禄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直類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

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凡詩言月皆夏正如正月十月之交四月是也月令季夏之月不可起兵動衆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宣王六月出師以玁狁孔棘不遑卹也詩人方且詠歌其事為宣王小雅之首蓋當厲王大壞之後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之時宣王能厲兵秣馬張皇威武一振衰微之氣是誠可尚也宣王南征北伐之詩皆叙其

既歸之情蓋燕勞之樂章也文武則有遣有勞宣王無遣將率戍役之詩以見倉猝急遣不暇燕也

六月棲棲西戎車既飭勅四牡騤騤求龜載是常服玁狁孔熾尺志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棲棲猶皇皇不遑安之貌戎車即周官車僕所掌五等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所謂五戎也飭謂簡閱齊正也騤騤馬之行彊而有節也常服即周官司服凡兵事

韋弁服也玁狁既甚熾是用急以六月出師士卒謂
王非私意欲以一正王國誠不得已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
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比物四驪言其比齊其毛物四馬皆驪色也言其馬
之衆也閑之維則言其教閑有素馬皆閑習而有法
也我服既成即兵事之常服也于三十里師行日三
十里也師行之始將士皆能明上之意謂我以王命

出征非有他也盖欲我佐天子攘夷狄以安中國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玉容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恭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將士既以王師出征為喜於是自矜其車馬謂脩飭而廣大顒然可觀雖薄言伐玁狁可以即奏大功況我之師衆皆能嚴整而相輔翼以此而共武事之服則安定王國必矣常服者將帥常日之服武服者則甲冑之類是也

玁狁匪茹如豫整居焦穫護侵鎬胡老及方至于涇陽織文

鳥章白旆央央英　元戎十乘繩證以先啓行戶郎

茹度也整無憚貌言玁狁之罪可謂不茹度矣既整居周家焦穫之地又侵我鎬方漸至涇陽矣逼近之甚豈可不問哉今旌旗動色咸有欲戰之氣或為徽織之文或畫鳥隼之章而繼旐之白旆則央央然鮮明使元戎以十乘先士卒而啓行也夏曰鉤車先其正者也商曰寅車先其疾者也周曰元戎先其良者

也以其良者先行猶今之所謂選鋒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

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此言戎車之安固軒輊前却無不可者四馬皆健而且習薄言伐玁狁已至于大原言逐出之遠也於是歸功於大將謂吉甫有文武之才可以為萬邦之法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

炰白交鼈甲滅膾古外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此言吉甫來歸天子燕勞而喜之既多受福矣謂受爵賞之福也吉甫於是述上意之厚謂自鎬而歸其行已久所可樂者燕飲之禮得進諸友而共之舉其殽之美者如炰鼈膾鯉以見他物皆稱是又於諸友之中稱張仲之賢謂在此者誰歟乃孝友之張仲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吉甫此行自非張仲推孝友之德視國事如父母之事視將帥如兄弟之愛安

能成功哉吉甫所稱諸友皆天子之大臣與燕者詩人多指同僚為朋友終則獨稱張仲疑大臣之主吉甫者然則六月之功所謂將帥和而士豫附也是詩六章皆賦也

采芑起宣王南征也

南征謂蠻荆也玁狁在北則用兵薄伐驅之于大原使之遠遁蠻荆在南則師干之試使之來威而遂已此征伐之辨亦以見宣王未嘗以窮兵多殺為功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畝方叔涖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簟茀弗魚服鉤膺鞗條革

芑穀之美者亦菜名此詩言二歲之新田一歲之菑畝民居之中鄉不應指菜蓋以田畝善養嘉穀以喻周家善養士卒也大雅曰豐水有芑詩人於文武士皆以芑為喻也芑以喻士卒新田菑畝中鄉言養之有素也采芑謂采擇而用之行陣也以素養之士而

得方叔之賢以涖之可謂將士俱善矣方叔之涖軍總三千乘之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而言之可謂盛矣然詩人言三百三千皆取其盛未必實然也師干猶言兵甲試者閱習也率止者率士卒而行也四騏謂四馬皆騏色也翼翼健而順也路車金路也奭赤色也其車以方文之簟為蔽其矢以海魚之皮為服鉤膺謂以金為鉤馬膺之飾也鞗革以革為轡馬首之飾也言車馬之盛如此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英方叔率止約軝祈支錯衡八鸞瑲瑲七羊服其命服朱芾弗斯皇有瑲葱珩衡

交龍為旂龜蛇為旐央央鮮明也約軝車之轂以皮約而束之也錯衡車之衡以雜物而飾之也朱芾諸侯黄朱芾也葱珩三命葱珩也斯皇色之明也有瑲聲之和也言車服之美如此

鴥惟必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征)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顛)

隼鷂屬鴥飛疾貌喻師之迅速其行如隼之戾天其止如隼之爰止也方叔涖而率之鉦人擊鉦鼓人伐鼓陳師謂布其陣形也鞠旅謂合其行伍也士卒皆服方叔之明信故進而伐鼓則淵淵然其聲深以遠退而振旅則闐闐然其行盛而整言師之出入如此鞠皮毬也合其皮而為之卒伍之聚取其合也如毬

然以兵圍名官蓋取諸此

蠢[尺允]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信]獲醜戎車嘽嘽[吐丹]嘽嘽焞焞[吐雷]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蠢無知也荆州之蠻乃與中國為讎敵可謂無知也方叔雖為時之大老而其謀方克壯宜其一率師而出即奏捷獻囚而歸而來歸之日戎車嘽嘽則馬聲之衆焞焞則車飾之盛如雷霆之震耀曾無衰惰之

狀可謂全師而歸矣蓋由方叔之明信已見於北伐之日故蠻荆聞其威名而畏服不勞征討也詳味詩人之言方叔可謂賢將矣燕勞之詩歸功將率文武之故事也是詩四章三章比而賦之卒章賦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脩政事外攘(如羊)夷狄復文武之竟(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扶又)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宣王復古内脩政事外攘夷狄視文武以天保以上

治内采薇以下治外亦已近之而二雅之詩皆不列於正雅何哉豈以厲王大壞之後縱能興衰撥亂卒不能及文武成王之盛歟是殆論其時非論其德也竊意宣王雖為中興之賢主而漸不克終箴規誨刺之詩相繼並作亦猶衛文鄭武雖為春秋之賢諸侯不齒於正風也故非文王不得有正風非文武成王不得有正雅詩之取與其嚴矣乎如是詩之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皆有復

古之實卓然為中興之冠前則六月釆芑後則吉日

鴻鴈誠可以繼正雅而無愧亦豈可少貶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龎龎鹿同駕言徂東

周官言攻木之工攻金之工則攻為治也一器而工

聚焉車為多故以攻為貴也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

也戎事齊力尚彊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龎充實也謂

四牡之充實甚壯也東洛邑也謂備車馬往東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田車謂田獵之車皆善也四牡謂駕車之馬皆壯也甫草謂甫田之草也此就東都大田之有草者狩田狩之事也田者必艾草團田獵之處以為之防末田戓舍其中以褐纏通帛旃竿為門以裘纏椹質為槸門廣於車八寸將田驅車而入車軸擊門傍旃竿者則不得入以罰其不工門有二並南向天子六軍分為左右左者之左門右者之右門不越部伍教戰既畢士卒皆出乃驅禽納之防然後焚而射馬天子癸

諸侯次之大夫士次之天子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刀建旐設旄搏博獸于敖

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此時以夏田前言行狩獵之總名也囂囂選徒之聲也旐以致衆故選徒必建旐而設牛尾於旐之首敖山名選徒既畢因令搏獸以校其勇也說者謂甫田易野也易野以車為主故用

以選車田車既好是也㪅險野也險野以人為主故用以選徒選徒罝罝是也雖分車徒為二亦教戰之法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昔會同有繹亦奕奕衆大貌繹聯屬貌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赤芾即朱芾也朱赤色相似故通言之金舄即赤舄也金赤色相近故託言之説者謂赤芾為臣道加金為舄近於鑿也此言諸侯來會車服之盛也

決拾既佽次 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

決鉤弦也著右手以護大指也天子用象骨為之拾遂也著左臂以遂弦也以韋為之佽謂指臂相佽比也調謂弓彊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既同謂皆同力於射禽也助我舉柴謂助我獲禽如積也此言射之精也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於寄不失其馳舍捨矢如破

四黄四馬皆純色而兩驂不偏附也御者不失馳驅

之法故射者如破而命中也此言御之良也射御相資御良則射中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蒲茅

田事既畢軍旅齊肅唯聞蕭蕭馬鳴之聲見悠悠旆旌之狀以號令精明故徒御莫有怯惰而善驚者於是將頒禽焉一曰乾豆謂以上殺為豆實以供宗廟二曰賓客謂以次者供賓客三曰充君之庖謂以下殺充庖廚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謂自脇後

達肩前也射右耳本次之謂自左射之達右耳本也射左髀達于右髃為下殺謂自左股外達右䯒也以死之速為上遲為下故也面傷不獻謂射中面者踐毛不獻謂在傍逆射者不成禽不獻謂傷小弱者禽雖多擇取三十焉謂每禽取三十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宫田雖多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遜取不以勇力取故也大庖君之庖也所取止此可謂不盈矣

之子于征有聞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君子宣王也頌禽既訖已事而歸謂有司此之征行

但聞出師之名不聞出師之聲皆由宣王能素練之

嚴整使然信矣宣王誠為大成武事也一章言車馬

之脩遂如東都二章三章言車徒既選遂行田狩四

章言諸侯會同車服之盛五章六章言射御之善獲

禽之多七章言頌禽之衆充庖不盈八章言軍旅之

肅王事大備序所謂復文武之境土則二雅所詠南

征北伐親諸侯平淮夷之類是也是詩八章皆賦也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詩人之美人君多舉一事終始言之以見其餘可知也吉日美宣王田獵爾而序詩者謂君能慎微接下臣能自盡以奉上葢於田獵一事知之也且田非重事也既謹日而祭馬祖又謹日以差我馬則必能致謹於國事矣因田而得禽非厚獲也猶為醴酒以御賓客則必能與之食天禄矣虞人既聚獸必於天子

之所左右皆取禽共天子之燕則他日必能用命矣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

外事以剛日戊剛日也庚午前二日即戊辰也伯馬

祖謂天駟房星之神也將用馬之力必祭馬之祖謹

其事也車攻而馬壯則升陵阜而從禽獸之醜類無

不獲矣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憂鹿麌麌漆沮七餘之

從天子之所

庚午亦剛日也差擇其馬所謂田獵齊足尚疾也於是虞人驅獸而同之舉鹿之牝者言之尚麌麌而衆多他禽當稱是也故自漆沮驅獸至天子田所見其盡力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表驕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祁衆也謂中原之獸甚衆有或趨而儦儦或行而俟

俟或三為羣或二為友於是左右之從田者悉力相
率取禽以共天子燕賓客之用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我矢發彼小豝巴殪於計此大兕徐履以
御賓客且以酌醴
豕牝曰豝兕野牛也天子既張我弓挾我矢一發而
得小豝左右則悉力以殪大兕以見小大畢陳王於
是以此物進賓客而酌醴示不專饗也田獵一事終
始如此天保君能下下臣能報上亦何以異宣王明

文武之功業葢於吉日而可見是詩四章皆賦也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來（力代）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為使臣之詩先儒之說是矣然不必以鴻鴈比使臣葢詩有哀鳴嗷嗷之語使臣豈至是哉故學者疑焉葢求之序詩意自明序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鴻鴈隨陽往來莫有定處正萬民離散之喻也宣王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

散者集之豈人君自為之哉必有使者將明命宣德意而行之故萬民雖衆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然則鴻鴈之詩為使臣而作明矣

鴻鴈于飛肅肅所六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大曰鴻小曰鴈肅肅整而有聲也鴻鴈飛必成行列故以喻民之離散相攜持而去也之子謂使臣也車攻以有司為之子亦此類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

夫曰寡使臣之行驅馳原隰所謂劬勞于野也訪問及可矜之人尤哀此鰥寡必有恩澤先於無告之民故於首章及之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叶]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中澤澤中也垣牆也究終也民之離散不免暴露如鴻鴈之集澤中使者於是為之經營垣牆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百堵同時而作雖則勞苦其終可以安居

矣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離散之民喜使者之來皆合辭告訴如鴻鴈之哀鳴嗷嗷使者於是告之曰凡爾庶民有哲而知人者有愚而無知者我被命而出哲人則知我劬勞於國事愚人則以我宣示其驕耳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庭燎力紹下同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金之

箴猶鍼砭然有疾則當施之百官之箴王闕亦必見其有闕而後箴豈無故而為之哉夫進銳退速固有此理使宣王能自彊不息終始如一亦安可非也今觀詩之三章首章以夜未央而問次章以夜未艾而問卒章以夜鄉晨而問則宣王怠意已見視朝漸晚矣庸可以勿箴乎傳言官箴王闕謂各因其所居之官而獻箴庭燎之箴其司烜之屬所為乎其後宣王夜卧晏起至煩賢后脫簪待罪詩人之箴信於蓍龜

也

夜如何其同基下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七羊夜如何其夜未艾五蓋庭燎晣晣之世君子至止鸞聲噦

噦呼會夜如何其夜鄉許亮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

旂

未央夜未及中也未艾夜未盡也鄉晨夜近曉也鸞

聲車之和鸞也庭燎者即周官司烜之所供門外曰

大燭門内曰庭燎始言之光終言晣晣卒言有煇皆

言明且協韻也詩人設為宣王之言初以夜未央而問既而至未艾而問既而至鄉晨而問豈非已漸有怠意乎與其太蚤而易怠孰若有常而可久夫未明則君子之來朝特聞其車音耳將將聲和也噦噦聲徐而有節也既明則見其旂色此蚤晚之辨也先言美而繼以箴謂前可美而後可箴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沔縣善下同水規宣王也

規正圓之器也物不圓者規之使圓正諫之義也傳曰近臣盡規謂規切人主近臣之職也卒章有讒言其興之戒必宣王頗惑讒言不親諸侯故近臣規之也

沔彼流水朝（直遥）宗于海鴥彼飛隼（息伊）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流湍貌鴥飛疾貌夫水之朝宗于海隼之飛止于山乃理性之自然喻諸侯必知尊王室嗟我兄弟與

國人朋友莫肯以亂為念誰無父母何忍興訛造謗以相及乎蓋當時必有讒言起於兄弟國人朋友之間故為此言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井亦）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彌氏）忘

沔然之水今湯湯放溢而無所入鴥然之隼今飛揚而無所止喻被讒者不得安其職守念彼不循理之讒人使我載起載行心之憂懼不能自已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卒章被讒者能自反謂尤人不如責己但能如隼之率循中陵而安於義命則訛言之民寧不少懲乎言亦當止也我於朋友既盡其敬讒言豈必興乎言亦當息也不敢望上之察姑欲自脩以弭讒規王之意不既深矣乎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其師傅之作歟他人之言不當直謂之誨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託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七落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是詩終篇皆取物為比詩人寓意甚微視他詩為特異又偶無大序故諸儒不勝其異說惟毛氏謂舉賢用滯可以治其國鄭氏謂教王求賢人未仕者毛鄭

在衆説之先意必有師承今取毛鄭之説斷一篇之大義殆無餘緼諸儒例不之信獨何歟皐水中之澤也園山中之蘇草木者也詩人於水取鶴與魚於山取檀也穫也穀也石也以喻賢之小大皆當舉而用之謂賢之大者則雖身隱而名著如鶴之鳴于九皐深遠之地而上聞于天下聞于野而其小者則滯於下如魚之潛伏于淵渚此取澤中之物以為喻也賢之大者則能任重而致遠如檀有堅美之質可為輪

輻之用而其小者則滯於下如韠之織雜亦可以糞其本如穀之惡木亦可以績其皮如石之粗厲亦可為錯以利器攻玉以成文此取圉中之物以為喻也詩人誨王於賢之大而有望實如鶴如檀者則舉而置之高位如舜之選衆舉臯陶於賢之小而沈滯者則蕪收並用如堯之野無遺賢則可以治其國矣所謂求賢於未仕者如此蓋毛鄭之意也詩人嘗以嘉魚喻賢者以伐檀喻君子則毛鄭之説不為無據一

說謂詩傳之誨王當切於王身其大則王之言動其次則王之好惡也鶴之鳴也魚之潛也自以為處於高深人所不聞不見也然鶴之聲下則聞于野上則聞于天未免為人之所聞魚或由淵而出乎渚或由渚而入乎淵未免為人所見故以喻王之一言一動無隱而不形舉二物而言所以誨王當戒謹於所不睹恐懼於所不聞也園之有檀木之堅美可貴者也他山之石物之粗厲可賤者也然檀之下有蘀之穢

雜有穀之惡木豈盡可貴乎石可用為錯以利器攻玉以成文豈盡可賤乎故以喻王之好惡取舍不可不謹舉二物而言所以誨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亦通似不若毛鄭終始於用賢之一說姑存之是詩二章皆比也

祈父甫同下同 刺宣王也

宣王即位二相輔之有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至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說者謂至是

始衰是詩為刺宣王首篇乃爪牙之士怨司馬軍政之不脩致我於憂恤夫以宿衛之士而從征役使不得養其父毋豈非王政之闕歟二相即周公召公謂之共和者是也共和之政凡十有四年召公人皆知為召穆公虎獨周公不著其名或謂史記周宣王時有樊穆仲韋昭曰穆仲仲山甫之謚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韋昭曰食采於樊疑周公即仲山甫也仲者姬姓之次子也山甫其字也穆者其謚也樊者其

封邑也漢杜欽乃謂仲山甫為異姓之臣彼葢以仲為姓不知仲為次子之說也二公皆謚曰穆亦共和之意山甫豈後嘗封於樊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厎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祈父司馬也書亦有圻父說者謂掌封畿丘甲此詩宿衛之士自喻以爪牙謂當扞衛王室何為轉移我

于憂恤之地使靡有定處乎爪士爪牙之士也厎至也祈父亶不聰謂豈不聞我有父母而輕用我以戰使老母自尸饔飧之事此我之甚憂也不敢怨上歸過於司馬詩人之意微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白駒刺宣王不能用賢賢者去之詩人眷然欲其留心乎愛君故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陟立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

於馬逍遥皎皎白駒食我場藿_火郭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馬嘉客

良馬以比君子伊人指賢者也皎皎白駒喻賢者有潔白之德宜在朝廷今乃退而家食如白駒無莝秣之養而食苗食藿於場圃故詩人欲縶而絆之維而縶之縱不能久留使一朝一夕之永得賢者暫逍遥於此為嘉客於此亦我心之願也

皎皎白駒賁_{彼義}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

勉爾遁思

責光采也思語辭也此章勉賢者之留謂賢者為邦家之光儻能來責朝廷為公為侯則逸豫亦自無期何必去國而後逸豫耶蓋言賢者之用庶政脩舉可以久享逸樂也於是戒其母過於優游自逸勉其母決於遁去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楚俱 無

此章不欲斥王不能留賢第言賢者遁於寂寞之鄉如白駒在空谷所享止生芻一束之薄以喻賢者廉貧甘於苦淡其德如玉之潔白不可得而點染然詩人愛君之心不能自已又祝賢者毋自金玉其言而有遐遠朝廷之意尚冀其來忠告其君以善道也為此詩者其亦賢矣乎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黄鳥刺宣王也

宣王初政民之離散者能勞來還定安集之風俗固

嘗相親睦矣至其末年王政漸衰民俗漸薄如黄鳥我行其野是也二詩之序皆不明言所刺然黄鳥言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故説者以為適異國而失其所者我行其野言昬姻之故言就爾居故説者以為從異國之昬姻而不見恤者詩辭亦可見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黄鳥黄鳥無集于

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黄鳥倉庚也以遷于喬木為得其性亦未嘗下拾遺粒今乃集于穀于桑于栩皆下于喬木而啄人之粟之粱之黍可謂失所矣譬之適異國之民而所至之邦人不能與之相善故曰不我肯穀不能與之相知故曰不可與明不能與之相安故曰不可與處於是思歸故國復依族人與諸兄諸父也國風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此之謂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爾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是詩卒章

有舊姻新特之説乃舊日之婚姻人情易以衰薄也

我行其野蔽芾方味其樗刺書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

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勑六昏姻之故言就爾

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福不思舊

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支以異

適異國者因所見以起興謂我行於野見蔽芾之樗

雖為惡木猶可庇而息我以昏姻之故謂可就爾居處矣爾既不能養我故欲反故國是樗之不如也見采遂者雖為惡卉猶可以療疾我以昏姻之故謂可就爾止宿矣爾既不能養我故言欲自反是遂之不如也見采葍者雖為惡菜猶可以為食爾乃不能恩我舊日之昏姻但求新昏以為特異成實也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祗以新昏為特異故棄我耳是葍之不如也特猶今人言特出不羣所謂異也說

者以特訓匹國風實維我特亦既辯之矣是詩三章皆興無賦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禮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說者謂設盛食以落之此宣王落成之詩祝頌之辭如張老之善頌善禱也宣王小雅終於斯干無羊玩其辭當在箴規誨刺之先蓋作於宣王方盛之時斯干言兄弟似續及男女之祥亦幾於文武天保之福祿無羊言牛羊遂性及

豐年富庶亦幾於文武魚麗之盛多以中間不能無失既不得為正雅矣故以二篇為小雅之終宣王大雅無刺之之詩亦此意也斯干無羊不列於大雅亦以考室考牧為政之小故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秩秩安流也幽幽深遠也干謂大水之傍也山謂終南之山也宣王作室臨水面山形勢之美如竹之苞

謂根本之固也如松之茂謂枝葉之密也宜其聚國族於斯兄弟則和好輯睦無相圖之事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似嗣也續繼也妣祖周之先世姜嫄后稷而下皆是也宣王作室葢所以繼嗣其先之基業故多至於百堵戶必於西南葢北則正寢東則東宮也於是而居處於是而笑語也

約之閣閣椓陟角之橐橐風雨攸除直慮鳥鼠攸去君子攸

芋王遇

約者以繩束板也椓者以杵築土也閣閣形之端直也橐橐聲之堅實也言牆墉之端直堅實則可以除去風雨鳥鼠之患君子居此所以蕃盛也芋當作去聲與除去協韻字書謂草盛貌

如跂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輝斯飛君子攸躋

跂立也棘急也制度之嚴正如人之跂翼而不偏廡

隅之繩直如矢之行急而無枉其簷阿之峻如鳥之驚而竦顧謂其勢之騫舉也其丹雘之新如翬之飛而舒翼謂其文之煥散也此章言其堂也故宜君子升而聽事焉

殖殖市力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快其正政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殖平也覺明也庭謂宮庭之内貴其平也楹謂兩楹之間貴其明也噲氣咽貌猶言下氣也噦聲徐貌猶

言柔聲也正正寢也冥奥室也君子處正寢欲其靜而無暴氣故曰噲噲處奥室欲其和而無疾言故曰噦噦詩人形容君子之辭氣有雝雝在宫之意此章言其室也居室如此所以攸寧也

下莞官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彼宜維虺許鬼維蛇

草叢生於水曰莞可以為席竹叢生於陸曰慈可以為簟寒暑之用也故以上下言之寒暑用物得宜故

寢乃安寢安矣則寢興俱無患而吉夢形焉吉夢維

何男女之祥也此禱頌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大人者當時在位之人有德者猶言碩人也宣王既

得吉夢故命大人占之俾大卜之屬占其吉凶也占

夢之官於是言其兆謂熊羆在山且彊力壯毅故為

男子之祥虺蛇在穴且柔弱隱伏故為女子之祥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

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乃生男子寢之牀衣之裳弄之璋皆尊之也乃生女子寢之地衣之裼弄之瓦皆卑之也璋以玉為之貴可知也不必為臣之職瓦以土為之賤可知也不必為紡之具男子則聽其泣喤喤知其他日佩朱芾為君為王女子則欲其無過可指無善可稱他日在中饋無遺父母憂耳此二章雖皆禱頌之辭然非王者

之夢安得有此祥邪是詩九章皆賦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牧養雖為政之小然犧牲於是乎出亦國家之先務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以牛羊衛為狄所逐齊侯歸之牛羊豕雞狗皆三百以此知牧為國之大事而牲殺不備不可以祭武王數紂之罪曰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庸可以政之小而忽之哉宣王當板蕩之後室牧之政皆廢宣王能以次脩舉考室於先既知所以為

似續之計考牧於後又知所以為爾牲之具二詩之美誠中興之不可闕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羊以三百為一羣謂每羣皆三百也牛以九十為一犉謂每色皆九十也羊火畜也故其性好䑛觸令言其角濈濈則比聚而不觸也牛土畜也故其病則耳燥令言其耳濕濕則潤澤而不病也思語辭此章言

牛羊之衆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河可）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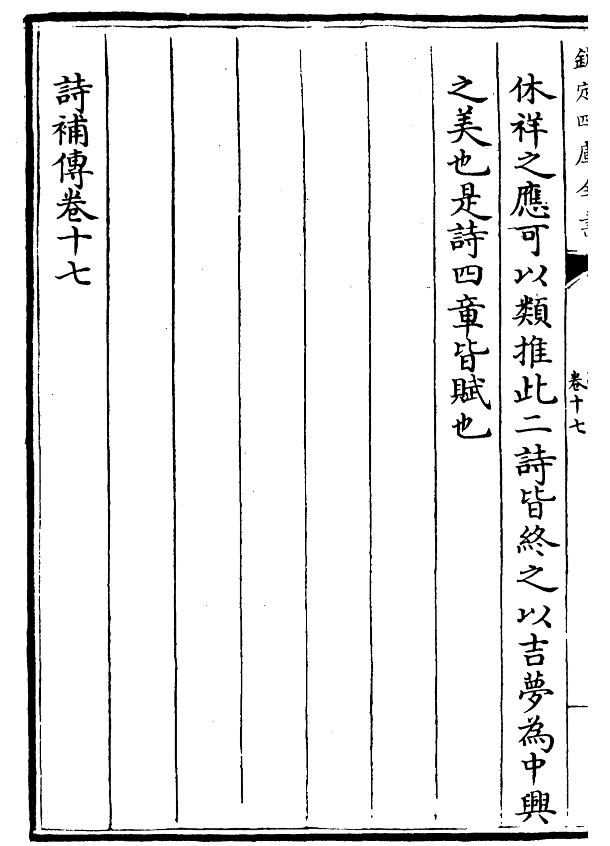
牛羊衆多必求水草之地而牧之阿者草之所生池者水之所鍾寢言其息也訛言其動也牧人持雨具齎餱糧從牛羊之所宜適所以蕃息各以其類别之為羣皆至三十之多則以之供天地宗廟社稷羣祀之牲無不具矣此章言牛羊之遂性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麤曰薪細曰蒸牧人有餘力取薪蒸以歸而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此牧事向成矣所慮者惟羊善耗敗耳今視其羊皆矜矜然若知自愛也兢兢然若知所畏也如此則無騫崩之患矣羊有疾輙相汙故以騫崩言之其下來也不煩鞭箠麾以肱即皆登牢棧言其馴也此章言牧事之成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牧事既成牧人休暇而吉夢形焉乃獻其夢于上大人占之知其為正夢陰陽和則魚衆多故夢衆魚則為豐年龜蛇為旐陰物也鳥隼為旟陽物也故夢旐旟為室家有室有家則子孫蕃衍也故曰溱溱考室之夢人君之夢也考牧之夢牧人之夢也貴賤之不同而其夢皆出於正蓋由心之逸樂故能以和召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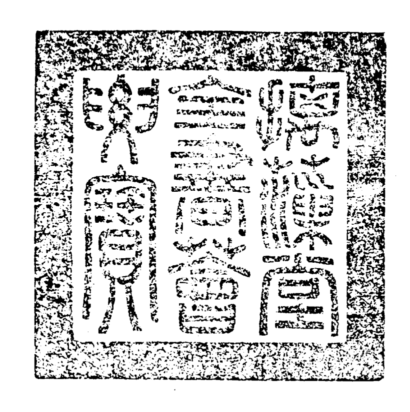


休祥之應可以類推此二詩皆終之以吉夢為中興之美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十七

謹按第六頁前六行傳豐水有芑刊本豐訛豊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程　澍